

◆ 张 彤

火车轶事

大女儿初中时在七中,我每天去接她,都要穿过天主教堂前的广场。女儿的书包很沉,上面有拉杆,底下有轮子,走过教堂广场的某一段石板路时,书包轮子会发出咔嚓一咔嚓的声音,三个音节为一组,那个石板路有几十米长,会有许多组咔嚓声。

就是这个声音,唤醒了我关于火车的记忆。它与火车的车轮在铁轨上奔跑的音节奏是一致的。我让女儿拉着书包在前面走,录了一小段视频,发在微信里,许多朋友都纷纷回复。有的说这个铁轨的声音催人入眠,有的说喜欢听火车的汽笛声。

对我们“70”一代来说,小时候基本都没有机会坐飞机,第一次出门大概率是坐火车。火车意味着一段未知的旅程,小孩子都是期待未知的世界,所以火车的声音、火车的味道总是令人期待的。

到外地读大学,火车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要坐四次火车,那时每次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去上学,学生票是半价,恰好也是22元。当年的火车条件差,过道里站满了人,到了晚上还有人钻到座位底下。没有空调,许多人在车厢里抽烟,还有的人一上车就花生瓜子地紧干活。

某一年我买了一个靠窗的座,坐进去之

后发现这一个单元的10个座位,除了我之外另外9人是一大家,他们锅碗瓢盆带得齐全,甫一落座就把烧鸡、猪头肉、花生米、拌黄瓜铺排开,喝的是洋河大曲,一家人你让我我让你,嘻嘻哈哈地笑,吸溜吸溜地喝,吧唧吧唧地嚼,把我困在中间,耳朵没处躲,眼神也没处落,只好戴上耳机全程假寐。

1994年暑假,正是美国世界杯时。那时杭州到北京的32次列车即将改为空调车,车厢里的窗户都只能开上面一部分,下面打不开,车厢也换了新的,万事俱备,只是空调未开。7月初的爆热天气,一车厢人在大闷罐里蒸着,后来有人想办法,坐到座位的靠背上,这样打开上半部分车窗就能吹点风。这主意好,大家纷纷效仿,只是靠窗的座位行,可以手扶行李架,不靠窗的就全靠平衡能力,万一反打瞌睡,免不了骨碌碌地滚下来。

除去放假回家,我们偶尔到杭州附近的城市去玩,也是坐火车。上世纪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市场经济刚刚发力,苏锡常各地一派繁荣景象,或者说到处是工地,一片乱哄哄。我记得有一年去无锡,在无锡的火车站售票口,每个窗口旁边都有一把高高的铁椅子,像网球赛场上的裁判椅那种。而每个椅子上都端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拿着

一根长竹竿,遇有插队者便用竹竿敲击其身边的铁栏杆,以示震慑。老太太们并不是声色俱厉,反倒有点嘻嘻哈哈的,不太严肃。此等奇特景象,皆因铁路运力不足,车票供不应求,着急买票的人便想方设法加塞。

那时的火车上挺乱,有小偷,也有骗子。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背着一大包红塔山香烟在过道里跑,后面有个穿警服的人追上去,一把掀倒。倒卖香烟要罚款,但是背烟的家伙说没有钱,于是香烟便五十块钱一条卖给乘客,充当罚款。我边呼地站起来好几个人,激动地说,我要我要。那时的红塔山大概100块钱一条,50块钱当然便宜。不一会儿,一大包香烟就卖得剩下几条了。穿警服的人拿着剩下的几条在过道里吆喝:还有没有要的?正宗红塔山,五十一条,而被抓获的倒烟人站在那里,神情相当淡漠。这一幕我回学校讲给同学听,江湖经验丰富的同学告诉我,穿警服的人、卖烟的人、开始时跳起来抢着买烟的人,都是一伙,烟是假烟,谁买谁上当。我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险恶,还半信半疑,后来回忆起那个倒卖香烟的家伙,背的是一个半透明的尼龙袋,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背着一大袋烟,而那位“警察”穿的制服,似乎也不是乘警的制

老 屋

又一次,故乡的老屋悄悄滑入我的梦乡。仿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老屋还是我许多年前回去时的模样。在梦里,老屋的厨房中还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做着我喜欢吃的饭菜。然后便是在炊烟袅袅中母亲唤我吃饭的声音,在梦中回荡。虽然那进青砖小院早已不在,但回忆却始终未曾走远。我也总会不时地想起我从老屋不远处的学校下课后,跑到老屋前的菜园子里,大快朵颐地吃着父亲种下的黄瓜或西红柿。那种美味,有时忆起,嘴巴里还会泛起些许的口水。

老屋,是一色的青砖。无论是砌墙的,还是地面铺砌的,都是一样的淡青色。砖是父亲在老屋前不远的土窑,一块一块烧制的。年少时,我曾多次爬上那座土窑。站在高处,看着老屋,还有近旁的两个池塘,时间就在守望中一年一年地流逝。记得,我曾在大池塘里和幼时的玩伴捉过鱼虾。但我水性不好,只敢在池塘的浅水里,艳羡地看着玩伴在河里游来游去。也记得,小池塘是自家的,父亲在里面种植了莲藕,也放了鱼苗,每逢春季或干旱,我就在岸边看着父亲下水收获。父亲辛勤劳作的身影、脸庞上的汗珠和老屋的一抹淡青色,成了我年少回忆中多次脑海中的浮现。

在池塘和老屋菜园中间,有一株特别粗壮的花椒树。花椒叶是母亲在老屋厨房特喜用的一味调料。孩提时,我也曾自告奋勇帮母亲去摘过花椒叶。但花椒蓬勃如球状的外形下,那一个个叶面的小刺、枝干上的硬刺,让我初始迟迟无法下手。后冒着险去摘过几片,被刺扎得疼,让我哭泣着跑回老屋厨房,寻找母亲的安慰。听到哭声的母亲,常赶紧放下手中的忙碌,过来安慰我。看着我被花椒刺扎红的小手,母亲的脸上有着遮掩不住的心疼。但当看到我小手中仍然攥着不舍得丢弃的几片花椒叶时,母亲就笑开了。

老屋时的邻里生活,是极为和谐的。父母忙碌出门时,我的辘轳饥肠曾好多次在邻居家的饭桌上饱腹过。邻家的小孩也曾毫不违和地在我家的餐桌上享用美食。收获的蔬菜和偶有不见常见的美味,邻里们总会互相送一送。如今回看,那时的生活和物质肯定是贫乏的,但生活在父母的努力和邻里的

五 爸

两家固定的一项活动,是到中山公园赏花踏青。午餐有时会选在敞亮气派的公园茶食厅里,喝啤酒,吃凉菜热炒;偶尔也会在樱花树下,铺开一张花格布,将自带的啤酒红肠罐头面包水果,摊开一地,野炊。孩子们则在一边疯玩疯跑。此场景,成为我少年时代的主要念想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下过岛上两家著名的馆子,皆是五爸所携。中山路上的一家,曰江南饭店,在三角地斜对面,其店堂装饰有浓郁的江南风情,菜肴出品以淮扬菜为主打,当时独步岛城。饭店设雅座,穿过一座圆形拱门便是。拱门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月洞门,在岛城还是第一次遇到,但觉新鲜好奇,盯住端详了许久。多年以后,始在苏州滑稽电影《满意不满意》中,再次见到这种月洞门,顿时联想起当年的江南饭店。另一座高级餐馆,是位于湛山大路上的八大关饭店,离中山公园不远,一座漂亮时尚的欧式米黄色洋楼,漆着红漆的木质地板,踩上去吱嘎吱嘎作响。说实话,在这两家餐馆里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漫漶不清。但漂亮的月洞门和暗红漆的老地板却在少年的脑海里,留下一生的烙印。这种经历,拜五爸所给。

汪曾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少年时,我见五爸的次数比见父亲还要多得多,感情上虽不至于成了兄弟,但我乐意去亲近他。父亲和五爸的厨艺俱佳,那个年代,新人结婚时兴在家里操办,所谓是帐篷喜宴。兄弟俩经常受邀掌勺,大菜小炒冷拼汤煲应付自如,一道拿手菜拔丝苹果压轴,往往在席间能掀起高潮,于亲朋好友中素有嘉名。现在想来,他俩之所以常下馆子,除饕餮之外,或许也是一种偷师学

服。我身边的几个抢烟人,我依稀记得刚开车时,有人把他们叫走,难不成是现组的班子?这件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翻捡,越想越觉得深奥。警察不是警察,乘客不是乘客,连红塔山也不是红塔山。多深奥。

火车运力紧张,卧铺票十分金贵,基本买不着。有一次我从青岛回杭州,坐的是青岛到上海的火车,旁边空了一个座位,我想让另外一个没买到座票的同学坐一会儿,那位上海乘客大摇其头,他掏出两张车票说,这两个座位他都买了,为的是待会儿能睡一觉。到了晚上,这位仁兄像一只大虾一样弯在两个座位里,长头发铺在座位上,大有跳水运动员做团身后空翻时的架式,我看这造型对脊椎和腰腹肌的考验较之坐上一宿更加严峻。

我想起这段经历是因为去年又一次坐火车去上海。现在青岛到上海的高铁挺方便,不再走过去的京沪线,而是从江苏沿海一路走过去,大大节约了路程。高铁时代的火车铁轨没有了咔嚓声。车厢里不再拥挤,骗子再无踪迹;车站明亮整洁,也无须执竹杖的老太太维持秩序。高铁上没有喝啤酒撕烧鸡的,也没有扎堆打扑克的。与以往相比,可真是享受。但是我仍然怀念坐绿皮火车的时光,因为那是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互助中又显得那么甜美。每逢收到邻里送来的或炸好的小鱼或远方不常见的糕点再或其他,我常忍着美味的诱惑,等着下学晚归的姐姐,然后一家人一起共享美味的欢快。生活也许并不富裕,但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快乐,在老屋内昏黄的煤油灯下却是别样的温暖和甜美。

老屋的院子不算太大,却承载了我很多的童年欢乐。石头餐桌曾是我 and 姐姐下学后一起写作业的地方,小院的空地上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掷过沙包、跳过格子,小院石桌旁的枣树也留下了我用竹竿打枣却打下叶子的尴尬。院子一旁还有一棵桃树和一棵杏树,为了桃和杏的美味,我也曾捏着鼻子捡过牛粪、猪粪和鸡鸭之粪放置在树根的位置,我也曾和父亲一起给果树捉虫和杀虫。

老屋的大门旁还有一个养牛的屋子。后来,那屋子被父亲好好收拾、修整后,就成了我自己的房间。我的屋子有门可以通往老屋的厨房,也有门对着院子的中央。于是,每天清晨,一股美味诱我早早起来,推开门又是一院的生活,惬意,自在。

艺的积累。有时候,我会去五爸家蹭饭,他下厨烧的菜,是岛城家常菜正脉,若来了兴致,还会炒几个馆子菜炫炫,口味皆合我意。五爸性子不紧不慢,脾气好,少见他发火。某次我羡慕地对堂弟说,你爸真好,没大有脾气。堂弟冷不丁地嘀咕了一句:也有!

堂弟说这话,我倒是想起少时的一件趣事来。某次我去五爸家找堂弟玩,在院子里喊他,没有回音儿;进了外屋,也不见人;走入里屋,见堂弟低着头,绷着脸,双脚立正站在屋子中央。见我来,歪着头看了我一眼,默不作声。我说,走,咱们出去玩去。堂弟继续歪着头说,不行,在罚站。我说,反正你爸不在家,没事的。堂弟道,划了圈,不敢!原来五爸在地上给堂弟象征性的划了个圆圈,明令严禁出圈。此创意估计是取材《西游记》。

从堂弟当时的状态来看,我晓得五爸也是有脾气的人,只是内外有别,他把控得好,引而不发了。

父亲兄弟六人之中,一半以上会拉二胡,我从小耳闻目染最多的,即是父亲和五爸所奏。父亲的拿手曲目是《二泉映月》,每操琴,必奏;五爸则擅长拉《河河水》,台风似更激昂一些。晚年,父亲足不出户,五爸的二胡却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走向公园,技艺更加娴熟。他和一帮乐器同好者,组建了一支小乐队,由五爸领衔,排练、演出、出访,自娱自乐,乐此不疲。

从得病到病危,五爸在家人的精心照护下,历经了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现在,我甚至不愿去回想他后期的病容,我要在我的记忆中留住五爸的乐观、幽默、善良、平和。

但愿天堂也有一支乐队,五爸,您不寂寞。



◆ 娄 光

闲坐—随想

窗 外

花池里有一棵不太高的山楂树,春天开出白色小花后就被浓阴遮蔽。被忘却了,独自悄悄结出一串串山楂果。现在却光秃秃的,可有可无。果实的美和叶子的美被挪用他用。

两棵黑体国槐,已经高过五楼,我刚搬到那会儿它刚及三楼,我常常与之隔窗相望,雨天别有滋味。夏日,也曾曾在树下看树冠盖满天庭,免费的绿色教育,待明年重续。

房后一棵柿子树挂着六十七个柿子,如六十七个落日,挂在厨房窗上。修辞着三餐,那个走过去的人是赞美者。

还有几棵枫树,前些年仍红艳如炉,我偶尔窗前观望,偶尔产生联想。

每天都有几只喜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也有野鸽子和啄木鸟。我还目睹过小刺猬,至少三次,在墙根草丛里窸窣。

此外,就是只坐过一次的橘色长椅,像被搁置的小船静静泊在角落里。

本 能

一只白蝴蝶从高楼的平台上,静止般,向下做自由落体垂降,姿态优雅,周围的空气是充气垫,重力已经消失,没有一点偏移。

万般轻灵,如摆脱了牛顿定律,不考虑是否将葬身于坚硬的地面,它从梦的边缘,五线音符似的飞翔,从这复杂的人间,自由自在且自信。

在将要摔得粉身碎骨的一瞬间,它扇动着翅膀,幽灵似的飞了起来,好像所有的坠落就是为了这陡然拉升。游戏的结尾,足够精彩的悬念。

它轻轻地落在一棵树的花朵上,像预谋的一样,精准而完美。

我是唯一的见证者,我惊诧于这完美。

可曾在人类危厄的命运中出现过?

闲 坐

坐在海边一块礁石上,探究潮湿咸涩空气里的历史观。云的结构,怎样建筑起屋檐,重塑一个瓷的王国,栖居着落日。

现实只是细浪与巨浪的时间差,平静的浅水区里,贝壳的残体钙化成了工艺品,随时可以摆在自己最后的诗集之上。谈论海洋动植物的可食性,双叶,单细胞的,以及没有心脏的食物,虽没有实物但读过书,他懂得。

不远处,正在形成一个超级旋涡,我们看不见,可生活,还需要躲过多少次灾难。船昼夜前行,浪花正翻腾不止,据说台风正在生成。海有难,会裂变出无数个新的海。

水天尽处,晚霞倾泻,诱惑下个十年。



老城 张勇